於人又足效乎

晉王威燕

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梁主以亳州刺史李
安爲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盧龍節度
使劉仁恭驕侈貪暴當德勝州城不固築館於大
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
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
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顛令民間用堇泥爲錢又禁
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木爲茶鬻之仁
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
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

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甲子梁王即皇帝位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爲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遣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爲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爲守光所敗又戰王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爲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陳前

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因之別室拷以棘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兖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兖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爲陛下掃除并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同破偽梁　秋七月

子以劉守光爲燕王　九月劉守光奏遣其中軍兵馬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爲義昌留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黄泥軍士食人嘘馬相噉騾毛呂兖選男女羸弱者餉以麴麪而亨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兖而釋孫鶴　劉守光爲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以仁恭爲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秋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

乾化元年春二月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爲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

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禹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　夏六月燕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爲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爲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爲六鎮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瑫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

卯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爲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秋八月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爲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爲而噉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爲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爲右相史彥羣爲御史大夫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冬十月晉王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爲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冬十一月燕王

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爲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犇晉　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直告急于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遂降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爲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爲僧料晉守奇客之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二月帝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　三月

晉德威遣押衙李存璉等攻瓦橋其將吏多[illegible]刺史[illegible]巖皆降巖絳州人也　夏四月周德威

白晉王以兵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illegible]

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

楊五以獻楊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

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槍反

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

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

失之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　二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犇晉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以爲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爲新州刺史使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爲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爲質於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嗣源進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　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荅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秋七月甲子晉五院軍使李信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晉王與趙王鎔會于天長　九月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蒲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温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它日先見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内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

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

冬十二月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爲振武節度燕主守光將犇滄州就劉守奇涉寒疑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恠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井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晉王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垂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是日至行唐趙王鎔逆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太師面晉王命吏脫劉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荅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至境上而別　壬子晉王以練絎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

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孟子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一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後唐滅梁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天雄軍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鎮滄州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樂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戴延範趣全忠全忠乃

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倉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亦丁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槖中選長直兵千人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正月庚午紹威遣人入庫斷弓弦甲櫜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婁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羅紹威既誅牙

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

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矣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

蓨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　八月朱全忠以滄

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稱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

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巨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　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之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

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沈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困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唐昭宣帝禪位于梁　夏四月壬戌梁王即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

之子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犇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塡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犇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冬

十一月晉王命[illegible]攻晉州以[illegible]上黨兵[illegible]

二月壬戌詔河[illegible]州發兵救之　丁卯晉兵[illegible]

洺州

二年春正月　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

亂柳晉王命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

諠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外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矣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秦帝遣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

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寨奏余五晉兵已引去帝以爲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

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喜喜軍衆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王發晉陽己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

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交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井陘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疆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

諠譁欲應晉王班閉來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
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
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
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
窮伸寃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
訓練士卒今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
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畫
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太
半嗣昭勢窮[illegible]乘寬租緩刑數年之
城完復　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
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
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
乙酉至陝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
行營內面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
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
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

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　鎮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驩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疆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冬十月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illegible]副之以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illegible]上疑趙王鎔貳於晉自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

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犇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眞定慰諭之未幾延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温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温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犢生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請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温膠固温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又錯於路守光竟不爲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

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度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繡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者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

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子方患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詣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

營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粟兵刈禾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餘不敢出到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臣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

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置器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巳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云王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厲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進[illegible]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巳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棄行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置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巳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九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犇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坑之城

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
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甸餘得萬人己亥晉
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
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
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
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
平章事　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
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戾申以戶部尚書
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
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
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皆棄
舟而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之遂自
唐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
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
新鄉共城庚午帝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
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
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
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
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
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
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夏六月帝命楊師厚
將兵三萬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

在邢州甚懼會晉王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月帝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爲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　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奭之姪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

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户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彊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衍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是百兵大至矣帝棄行幄取弓兵趣棗彊與楊師厚李周彝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失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眥命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劒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

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
攻脩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
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脩縣方急
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脩縣必西侵深冀患
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
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
隊隊各百人一之衛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
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
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
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脩縣
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
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効梁
軍旗幟服色與樵芻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
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瞑各斬
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
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
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鉏奮梃
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
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游騎耳帝不勝慙憤
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自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夏四月乙卯
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

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己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絶而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弑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于大梁　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卞滑徐兖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還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爲順化節度使

四年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克幽州事見晉王戍燕）

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犇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怠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

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刼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按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荅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頲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

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斥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

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攻襲潭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巖爲潭州

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自餘騎循河而上胡柳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設誘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皆曰適見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口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

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
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
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
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
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
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
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
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
里咫尺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
何之亡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
丁巳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illegible]

[illegible]州陳宋口昭[illegible]
[illegible]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
[illegible]月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
[illegible]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
使言曰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
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
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
于莘縣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
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
望一日數戰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
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

拔之執李嚴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澧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　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人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絶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遂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又

訓兵以俟進取觀其[illegible]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illegible]取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每束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涓涓

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王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犇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　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將輕騎掠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萃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

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匹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爲磁州晉王還魏州　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即以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洺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　六月晉人攻邢州

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爲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犇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爲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爲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爲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窘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盡噉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晉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恭陽爲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晉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去

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引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冰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

二月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申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爲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務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帝不聽己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

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犇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敵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臨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宴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二月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爲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軍先

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朔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柰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

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發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杓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

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教輜重先發吾爲梁陣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陣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

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裴訥之曾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

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
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
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
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
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度河安之嗣源
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
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
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
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
犇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
各歸鄉里了餘僅能成軍